



悬疑小说

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

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和温可原开房

我打电话给温可原，他赶来安慰我。后来，我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去开了一个房间。

温可原告诉我：“你知道吗，七月？第一次我抱着你在天桥上睡，看到你的眉头锁了一个晚上，那一刻我就在心里发誓，我要保护你……”说着，他的唇覆盖住了我的唇，我全身一哆嗦，脑子里立刻出现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画面，启凡脖子上的吻痕、杜枚那晚在电话里说的那句“我不是故意的”，我甚至幻想到启凡跟杜枚在床上纠缠的情景。心里突然被一种尖锐的疼痛抓住，我放开矜持，紧紧地圈住温可原的脖子，热烈地回应他，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两只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游走，他说：“七月，我快控制不住了，我很想要你，但是却怕这一刻，我怕侵犯了你，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吗，七月……”

我不管他，疯狂地吻他的唇、他的脖子，泪水在这一刻开始泛滥，心里被一种莫名的孤独摧毁。我突然想他爱我。可是他却忽然停了下来，将手覆盖在我的眼睛上，擦去了那些眼泪，他说：“我不能，七月，我知道你现在在心里想着的其实是他，我……”

“可原……”“睡吧，乖，我会等的，等你有一天心里再也没有了别人，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贴在他的怀里，我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男人能在这种时候克制住自己，并不容易。

我睡不着，静静地听他均匀的呼吸。我就这样莫名地想到了未来，觉得这一刻好温暖。过了一会儿，温可原轻声叫我：“七月。”我说：“睡不着，你呢？”

“我也是。”“你上次去看过外婆吗？我看见你的围巾了。”他点点头：“对，因为我搞不懂为什么会对她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那现在搞懂了吗？”“没，我一想头就会很痛，像要裂开一样，不过我总觉得外婆很奇怪，她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甚至在她身上感觉到了某种危险。”一听这话我就犯迷糊了，上次外婆说在他身上闻到了危险的气味，现在他也这么说，这两个人在搞什么？

温可原接着说：“我去问过那附近的街坊邻居，他们说外婆来到S市的时间不长，不到半个月，说是从北方一个农村逃难来的。大家看她带着一个哑巴孙女可怜，就把弄堂里那间仓库清理出来给她们住。”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也说不上来，我有时候觉得……她不是一个瞎子。”温可原的话把我吓了一跳：“不是瞎子？那她干嘛装瞎？可原，你别把外婆说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好不好？我听了怎么这么瘆人？”

他轻笑着搂紧了我说：“好了，好了，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就当我说，睡吧，起来了还得送苦儿回家。”

睡梦中，我突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我摇了摇身边的温可原：“可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又没了动静。我屏住呼吸，凝神听着。这声音来自门外，像是有人在扭动门锁，又像是有人在用长指甲不停地抓门。

我紧张得心跳错乱，把头蒙进被子里，紧紧地挨着温可原。可是那个声音却一直在响，像梦魇般地死死缠着我，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来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这一看把我吓坏了，站在门外的竟然是夏小宇！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头发湿漉漉地垂在头皮上，她好像在笑……

我一下奔回到床边，使劲地推温可原：“可原，可原！我又看见小宇了，可原？”温可原跳下床，拉开门去看，走过来：“没有，外面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一定又是幻觉，七月。”



教你共赢

假设可乐2元钱一罐，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如果你给你6元钱，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这个游戏，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包括同事和朋友，当然还有亲人。几乎90%的人经过推演，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然后对我说：是5罐吗？我们为什么不问一下自己，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空罐”，能不能喝得更多呢？

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另辟蹊径找水喝

当传统的方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时，我们应该学会另辟蹊径。

非洲大草原的旱季即将来临，饮水成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最艰难的事情。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四处寻觅水源，本能告诉动物们，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最先发现水源。跟随智者，学习智者，你能减少很多学习的成本。动物们盯着天上的飞禽，它们往哪飞，动物们就跟在后面。在飞禽的指引下，动物们终于找到日渐干涸但仍存水的小湖。

老虎和狮子最先赶到。虽然斑马和羚羊等奔跑的速度超过老虎和狮子，但由于路途遥远，它们要不断躲避老虎和狮子，以免被它们吃掉。老虎和狮子喝水后离开，接着，斑马、羚羊、猴子等也陆续赶到，集结在湖泊周围。

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大家面前，湖中鳄鱼密布，个个虎视眈眈。岸上的动物不敢贸然靠近，但又无法忍耐饥渴的折磨。市场就那么大，要生存，必须敢冒风险。

最先冒险的是斑马，当一只前进时，许多陆续跟进，但很快有一只、两只被鳄鱼拖进水里成为牺牲品。对峙不可能时间太长，很多动物面临脱水，饥渴让它们不得

不铤而走险。生与死的较量、进攻与脱险的游戏在一遍遍地悲壮上演。虽然许多动物不幸陷于鳄鱼之口，但饥渴难耐的“悲壮者”仍旧选择“冲锋”。

猴子和黑猩猩的举动却显得异常，他们在岸上不断地奋战，挖掘着一个一个“洞穴”，那里有最强壮的守护……原来，猴子探索出一条引水的巧妙方法——就在离湖不远的低洼处，它们挖出一个个洞穴，当深度低于湖水面的时候，湖水会从地下渗透过来，这足以让猴子活下去。

也许我不是最强壮的，但是我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规划自己的资源。市场是惨烈的，我们不能被老虎和狮子吃掉，也不能被鳄鱼拖到水里——虽然我们喝到了水，却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可我们还要喝到水，怎么办？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有人喜欢埋头苦干，而有人却喜欢寻找别人不曾注意的市场盲点。

有一个故事，在美国西部的淘金狂潮中，许多人都涌向西部，前赴后继地疯狂淘金。但也有少数聪明的人向淘金者卖水，淘金者用挖出的金子交换水。几年过去了，真正淘到金子的人没多少，而在路边向淘金者卖水的人却都赚了大钱。最后，淘金的人大多死于饥渴，而卖水的人却大多衣

锦还乡了。

致富的路有千万条，只要认真去寻找，总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游没有鱼，下游是否有鱼？难得的是我们要有一双慧眼，能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一条与众不同、适合自己走的致富路。

《孙子兵法》中讲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言下之意，就是要我们观念灵活一些，思路宽广一些，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能随机应变。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全靠正面的硬拼，要学会理性思考，讲究策略与创新。根据客观环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加以综合利用，从而达到预想的经营效果。做生意最忌跟风，跟风必败。行之有效地变换经营思路，走自己独创的新路，获得成功就在情理之中。

美国得克萨斯州36岁的维耐·巴阿特的赚钱思路很与众不同。美国各行业的竞争都很残酷，让维耐很不适应，为躲避竞争，他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些非营利组织：专为不善经营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管理服务，帮助他们改善与商业客户的关系。

如今，他的公司为几千家非营利组织服务，仅2006年就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丰厚利润。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刘允斌想学核物理

1945年5月，苏联全面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前夜，陈祖涛读完了十年级。十年级毕业后就要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国学员们面临着重要的选择：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才能够既符合个人的爱好又能够将来为祖国服务呢？陈祖涛找到了之前已经考取大学的儿童院同学。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不少。最后，陈祖涛作出决定——考鲍曼工学院。鲍曼工学院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办的高等学府，苏联时期是全国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说，如果没有相当的水平是不敢报考的。

经过艰苦的考试，陈祖涛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单，但他又遇到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陈祖涛报考的是该校的机械系坦克专业，但是这个专业不对外国人开放，因此陈祖涛被分到了焊接专业。上了个把月的课后，陈祖涛觉得这个专业并不适合自己，经过努力，又转到了机床与工具专业。

与陈祖涛同时从中学毕业的还有赵施格。赵施格原本可以以金质奖章获得者的身份免试入学，但是由于马卡洛夫极力推荐同班的蒂姆，因而赵施格落选了。在他

为大学入学考试而准备时，得到了意外的好消息——莫斯科大林钢铁学院看了他的毕业考试成绩后，决定免试录取他为该校学生。

同赵施格一届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的还有刘允斌和张芝明。其中，刘允斌是以金质奖章获得者的身份入学的。他们的想法很明确：祖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现在掌握好知识，将来能够回国派上用场。

1946年，苏联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以下简称“莫大”）物理系首次开设了核物理专业。这明确标志着在美国于1945年爆炸了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后，苏联也开始全面涉足核物理的研究。

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的刘允斌和张芝明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不约而同地想：将来祖国一定会需要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应该尽一切可能在苏联学到它！但是，苏方对核物理专业学生的录取把关十分严格，外国学生基本无法进入这个专业就读。

刘允斌尽了自己的努力，却无法敲开核物理专业的大门。经过调查和思考，他最后选择了莫大化学系，因为这个系开设有核放射专业，与原子能技术研究的关

系十分密切。刘允斌心想：只要把这门专业学好，将来也一定能为祖国的原子能研究贡献力量。于是，刘允斌作出了重大的转折性决定：中断已经开始一年的钢铁学院的学习，重新报考并进入了莫大化学系。

相比刘允斌被迫放弃原子能专业而言，张芝明要幸运得多。再三思索，他终于想到了“救星”——《莫斯科新闻》英文版主编鲍罗廷。鲍罗廷和张芝明的父亲张太雷有非同寻常的友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鲍罗廷常驻广州，既担任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也代表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张太雷自1925年起就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彼此敬重，成为了好朋友。张芝明到苏联后，也在蔡翰的带领下拜见了鲍罗廷。当听说张芝明就是老朋友张太雷的儿子时，鲍罗廷激动得热泪盈眶，抱住张芝明热烈亲吻。鲍罗廷对于张太雷的牺牲十分痛心，因而就把对老朋友的那份感情转到了张芝明身上。

当听说张芝明想学核物理专业时，鲍罗廷立刻答应帮忙。为此，他到处托关系，甚至找到了联共（布）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终于使张芝明如愿以偿。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我接了第一个单子

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屋子里暗，过了好一会，我的眼睛才渐渐看清客厅里的陈设：两张旧办公桌，其中一张桌子上有台电脑和一部电话，桌子后面的摇椅上，蜷缩了一个女人，裹着长毛衣，百无聊赖地在剪指甲。她很瘦，下巴尖尖的，黑着眼圈，神情疲惫，却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女人。

客厅左手依次是卫生间和厨房，厨房里正咕咕嘟嘟地烧着开水，右手边是一间卧室，里面布置成宾馆标准间的模样，本该是白色的床单已经变成了灰色，不敢想象在上面睡觉会不会皮肤过敏。我和她彼此打量揣测着，终于她先开口了：“真的是大学生。”我点点头。

她抿嘴笑了：“干过吗？以前。”我摇摇头，猛然想到自己应该装得老练一些，于是又赶紧补充道：“我有朋友做过，了解一些。”这个自称凤姐的女子对我一番盘问，然后放心地接纳了我，并让我这就留下上班。四点到，陆陆续续有女孩子来上班，一律是运动鞋牛仔裤，有的短头发，有的束着马尾，素面朝天，真正好像是刚刚放学回家的样子。

来了以后，开始不紧不慢

地换衣服、化妆，刚刚勾出浓眼线，描上眉，女学生的模样就消失殆尽。傍晚六七点钟，电话开始多了起来。最漂亮的女孩子最先出去了，按这里的行话叫做“接单”，如果客人不满意“退了单”，凤姐还会给他们免费调换。

这天晚上，我就作为第三次调换的结果接了单。凤姐随手从报纸上撕了一个小角，刷刷刷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快去吧，这人姓张，要清纯的，你去试试。”

“我……我，今天……才第一天就算了吧，我连妆都没化。”我退缩着。“没听我说吗？他们要清纯的，小雪、薇薇都去过了，人家都看不上。你去吧，再不行就算了，没见过这么难缠的主。”凤姐噘着嘴说了一通。多说不益，我默默拎起包，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出了门。

我打通了那个电话，按照要求来到了喜来登酒店，等待着被挑选。我头发滴着水，鞋子又湿又脏，与酒店大堂豪华的背景完全不搭界。张先生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那眼神，仿佛是在菜市场里挑萝卜买菜。

“你走吧，你不行。”张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转身便走。张先生在我身后拨通凤姐的电

话：“你们什么公司？没人了是不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次品啊？前两个打扮得流里流气，这个又这么土……”

第二天，我满心以为任务完成了，兴冲冲回到杂志社上班，兴高采烈地向同事们介绍我的冒险经历。毛总监也来了，不声不响站在一边听着。

“停！”毛总监打断我，“就是说你没跟那男人正面接触啊？”“正面接触啦，我见着他人啦。”“我的意思是问，你没有跟他一起去？这怎么行呢？不体验，怎么能写出真实感受？”我头嗡的一下大了。体验，我怎么体验？同他上床？我默默地看着毛总监的吐沫星子在空中飞舞，特想问她一句：如果换作是您女儿，您还能这么教育她，让她天不怕地不怕吗？

“常清，这一个月你都不来杂志社了，安心心把这个选题给做好。时报的两个记者卧底火锅店，跑去做服务生，不就把人家回收地沟油的事情捅出来了嘛，多轰动啊！发行量、影响力，一下子就上去了。”毛下了命令，见我神色不对，又缓和了一下语气道：“李总编有多重视这条选题，你也看到了是吧？你现在还没有转正，如果这篇稿子出彩了，说不定杂志社就能跟你签合同了呀！”